

质秦的十年 咸阳的刀锋之舞

——《春申君传奇》④

沈国冰

楚文化大家谈 (第三季) 征文

淮南日报社 淮南淮河文化研究中心 联办

“黄歇受约归楚，楚使歇与太子完入质于秦，秦留之数载。”

——《史记·春申君列传》

1

公元前272年初夏。

楚国左徒、太子傅黄歇与十七岁的太子熊完走进咸阳城门的时候，围观秦人的眼神比腊月寒风还要刺骨。

作为楚国派往秦国的质子，他们名义上是盟约的见证，实则是楚顷襄王被迫抵押给虎狼之邦秦国的人质。

入城的时候，秦军军士检查车队和行装时，故意将熊完最珍视的《楚辞》竹筒散落一地。

这一看似不经意的举动，实则表达了秦人对楚国太子的慢待和轻视。

黄歇面无表情，腰板笔直，目不斜视。熊完紧随其后，一只手一直紧握着腰间的青铜剑柄。太子英武的身姿，似乎是送给秦人最好的见面礼。

在驿馆安顿后，熊完仍然对此耿耿于怀。

黄歇正在整理被翻乱的衣箱，闻言取出一方青玉镇纸压在展开的绢帛上。

“太子可记得越王勾践尝粪闻疾的故事？”黄歇手握蘸墨的狼毫在砚边顿了顿，“今日我们拾起的不是竹筒，而是将来太子要戴的冠冕。”

2

公元前272年深秋的一天上午，质子府外突然传来整齐而急促的脚步声。

一队黑甲秦兵踏着枯黄的落叶而来，领头的将领向黄歇抱拳行礼：“先生，奉相国之命，请楚国太子明日入朝觐见。”

是夜，黄歇在灯下反复擦拭着一枚青铜虎符。这是咸阳前楚顷襄王秘密交给他的信物，凭借此物，在紧急时刻可以调动楚国潜伏在秦国的所有暗探。

烛火摇曳间，他想起离开楚国前与楚顷襄王的那场密谈。

“羸狼野心，此番要挟太子入秦为质，有断楚根本之意。”顷襄王将虎符递给他，“太子年轻气盛，缺少历练，既无心机也少谋略，在咸阳期间全仰仗卿周旋了。”

窗外传来打更声，黄歇收起虎符。他取出一卷空白的竹筒，用楚篆写下：“咸阳气象森严，然宫墙之内必有裂隙。臣当效犬马之劳，为太子辟一方天地。”

次日清晨，黄歇为太子整理衣冠时，发现少年的手在微微发抖。他不动声色地取出一块温润的楚玉塞进太子掌心：“握紧它，想想咸阳的荷花，想想章华台上的编钟声。”

咸阳宫比想象中更为恢弘森严。黑石板铺就的甬道两侧，持戟武士如铜像般肃立。穿过三道宫门后，黄歇注意到廊柱上雕刻的已非往日所见的玄鸟纹样，而是狰狞的饕餮——这是秦昭襄王崇尚的法家象征。

宣政殿内，秦昭襄王高踞王座。这位年近七旬的秦王须发皆白，一双鹰目却明亮得骇人。太子行大礼时，黄歇感觉到一道锐利的锋芒一直在盯着他们。

太子向昭襄王呈送国书。

“楚王舍得将太子送来，倒是出乎寡人意料。”昭襄王把国书随手扔在案上，声音沙哑却如铜钟，“先生别来无恙？先生的雄辩之才，寡人已经见识过了。但是寡人听说太子傅左徒善养士，不知在咸阳要养多少门客？”

殿中响起一片讥笑。

黄歇直起身，从容答道：“外臣带来三百卷楚辞，欲与秦地学者切磋。若论养士，怎及得上大王招揽六国英才之胸襟？”

这时殿侧帘幕响起，一位雍容华贵的老妇人在侍女搀扶下缓步而出。

黄歇心头一震——宣太后半月已还政多年，今日临朝，非同寻常。

“听说来的是楚国太子？”宣太后的楚音让太子熊完猛地抬头，“走近些，让老身看看故乡人。”

黄歇敏锐地注意到，当宣太后唤太子近前时，范雎与昭襄王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。

老太后布满皱纹的手抚过太子的面颊，忽然用楚语问道：“章华台上的银杏树还在吗？”

3

秋雨连绵的午后，兰池宫的水榭里飘



着熟悉的椒兰香气。

宣太后卸去华服，只着素色深衣，恍若昔日郢都寻常老嫗。她亲手为黄歇斟上一杯楚茶：“当年离楚时，我也像太子这般年纪。”

黄歇注意到水榭四角的侍女皆垂首而立，耳廓却微微颤动。他轻转茶盏：“太后思念故土，何不奏请大王与楚修永世之好？”

“先生是个聪明人。”宣太后突然用秦语说道，“可知老身为何能在这虎狼之邦立足四十载？”不等黄歇回答，她自袖中取出一卷竹筒，“这是白起最新呈上的攻楚方略”。

黄歇后背沁出冷汗。展开竹筒，上面却是空无一字。

宣太后轻笑：“先生不必诧异。”她忽然压低声音，“秦王欲将公主嫁与太子。先生不如留在秦国，为相如何呢？”

雨打荷叶声中，黄歇放下茶盏，玉器相击发出清越之音。

“感谢秦王垂爱，秦王欲将公主嫁与太子，须征得吾王首肯。”稍停，黄歇直视宣太后的眼睛，异常坚定而决绝，“楚虽弱，尚有江汉天险；秦虽强，岂无后顾之忧？秦楚相残，不过两败俱伤。歇为楚人，生为吾王之臣，死为吾王之臣！宁死，不事秦王！”

宣太后闻言，沉默良久，忽然击掌三声。侍女捧出一个漆盒：“将此物交予太子。告诉太子，半姓之人不忘根本。”

回到质子府，黄歇打开漆盒。里面是一把精致的铜钥匙和一幅绢画，画中是年轻时的宣太后站在章华台上的银杏树下。

太子困惑不解：“这是何意？”

黄歇轻抚画上题字，“宣太后在提醒太子，咸阳宫里有一棵从楚国移来的银杏。”

很快，太子熊完和秦昭襄王最为宠爱的一个公主成婚。

楚顷襄王派出一个高规格庞大的代表团，携带贵重厚礼，出席楚国太子熊完和秦国公主的婚礼。

秦国的质子、楚国太子熊完，成为秦昭襄王的正牌女婿。

一年后，太子熊完和秦公主生了一个儿子，取名熊启。

秦昭襄王似乎想用质子和女婿的双重身份，彻底掌控住这个楚国未来的接班人。

4

第三年深秋，黄歇在秦宫岁祭大典上见到了华阳夫人。

当司礼官唱到华阳夫人的封号时，他看见高台上的贵妇耳垂晃动着熟悉的坠珠。这是秦昭襄王的太子安国君的宠妃，一个在秦宫扎根的楚裔。

“听说夫人近日思念故乡的橘柚。”黄歇通过侍医向华阳宫递了话，随赠一匣用蜜腌制的云梦泽藕粉。

每月朔望之日，会有秦宫谒者送来简薄的俸禄——五镒金，十匹绢，恰好维持体面又不至奢靡。

黄歇在账册上记下这些数字时，总会想起顷襄王临行时赐予的郢爱。黄歇无比珍视大王的赐金，轻易并不愿意花费。此刻都藏在寝榻下的暗格里，像一粒粒等待春天的种子。

这也是他们的希望，如同大王在侧。质子的生活，比想象中更加煎熬。他们看似自由，却处处受限。

秦国的官吏每隔十日便会前来“问候”，实则探查他们的言行。府中仆役皆是秦人，一举一动皆在监视之下。

黄歇深知，在这样的环境里，稍有不慎便会招致祸端。他告诫太子熊完：“太子须谨言慎行，秦人狡诈，不可轻信。”

太子熊完起初尚能忍耐，但日子久了，思乡之情愈发浓烈。

某夜，他独自在庭中饮酒，望着南方的星空，喃喃道：“不知父王如今如何……”

黄歇走近，递给他一卷竹筒：“太子若思念家国，不妨读读《楚辞》。”

熊完展开，见是《离骚》篇章，低声念道：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……”

黄歇微微一笑：“屈子当年放逐江南，仍心怀故国。太子今日虽在咸阳，终有一日会归楚。”

太子熊完眼中闪过一丝光亮，握紧了竹筒。

今年冬天，太子熊完水土不服了场

大病。

黄歇彻夜守在榻前，将楚宫带来的芷草熏香点在铜炉里。

某夜，太子高烧说胡话，竟用楚地方言呼喊着“阿母”。黄歇示意侍从退下，自己跪坐榻前，用郢都的童谣一句句应和。

清冷的月光透过雕花窗棂，在病榻上投下菱形的光斑。恍惚间，他仿佛看见故乡的云梦泽在月光下荡漾。

“先生可知秦国为何要质子？”病愈后的熊完在廊下看雪时突然发问。

黄歇正在记录秦国的物候，闻言搁下毛笔：“表面是盟约的抵押，实则是要斩断楚国的未来。”

一片雪落在绢帛上，他轻轻拂去，“太子是储君，太子安然，楚国就有未来。”

9

公元前266年，当咸阳宫的海棠开得正盛时，秦相范雎再一次造访质子府。

始于才华，敬于忠诚。黄歇和范雎在彼此还并未谋面之前，早已互相关心生仰慕。在咸阳的这几年，黄歇和范雎虽然分属不同阵营，却渐渐成为了好友，结下深厚情谊。

可能，他们太多的身不由己，毕竟各为其主。

黄歇得到通报时正在教熊完解读《枹枹》，他注意到传话的秦吏特意强调“应侯独自一人前来”。这个细节让他心头微微一拥——范雎封应侯后，出行必是前呼后拥。

“先生和太子在咸阳可还习惯？”范雎落座后，似笑非笑地问道。

黄歇拱手：“承蒙大王和应侯垂爱，一切安好。”

“久闻先生博闻强识，今日特来请教。”范雎解下佩剑交给随从的动作行云流水，但黄歇捕捉到他扫视书简时目光的游移。宾主在堂上分坐，侍者奉上的却是秦地的黍酒而非楚茶——又一个微妙的试探。

谈话如履薄冰地进行着。

当范雎问及对秦国新政的看法时，黄歇注意到西斜的日影正好照在对方腰间的玉璜上。那块青玉透着楚地特有的水色，极可能是垂沙之战中的战利品。

这是一个陷阱。

黄歇若直言批评，必遭秦人忌恨；若一味奉承，又显得谄媚。

他略一沉吟，答道：“秦法严明，吏治高效，此乃强国之本。然治国如烹小鲜，火候过猛，则易焦。”

范雎抚玉的手势顿滞，转而大笑：“难怪张仪说楚人善辞令！”

黄歇端起酒樽轻抿一口，“不过楚人更爱看柱子上上的云纹——就像应侯腰间这块玉璜的雕工。”

临别时，范雎意味深长地说道：“秦国待客，向来以诚。只要客人安分，自然宾主尽欢。”

黄歇微笑颌首，却早已心知肚明——秦昭襄王并不信任他们，范雎此行不过是在提醒他们，还有示警的意味。

这场暗流涌动的会面持续到日暮。范雎走后，太子熊完从屏风后转出，“先生为何故意提起玉璜？”

黄歇正在整理被翻动的书简，闻言露出人秦后第一个真心的笑容：“因为我要他知道，楚人记得每一块被夺走的美玉。”

10

公元前266年夏至，当咸阳城的蝉鸣震耳欲聋时，黄歇在竹筒上刻下最后一行记录：“秦昭襄王病笃，太子安国君传药。”

这卷被他题为《秦官纪略》的竹筒，与另外九卷一起，用油布包裹着藏在了车轴的中空处。

熊完正在庭院里练习射箭——秦式的长弓，但用的是楚国的箭矢。

“先生看我这楚弓秦用如何？”熊完收弓时笑着问道。

黄歇望着深深钉入箭靶的羽箭，突然想起离楚时占得的卦象：“鸿渐于陆，其羽可用为仪。”

此刻夕阳将咸阳城染成橘红色，恍如郢都暮色中的宫阙。

公元前266年，宣太后被秦昭襄王废黜。

公元前265年，宣太后在极度抑郁中去世了。

公元前265年，安国君嬴柱被秦昭襄王立为秦国太子，华阳夫人被立为太子妃。

公元前264年，咸阳的冬天异常寒冷，一场漫天大雪覆盖了咸阳城。

质子府里，黄歇和太子熊完围着火炉取暖，抵御着寒气。

“时间过得真快啊！”他们由衷感慨，“到明年（公元前263年），离开陈城就整整十年了！”

从陈城出发的时候，太子熊完还是一个青涩少年，而今他已是一个稳重青年。

黄歇又何尝不是？从陈城出发的时

寿州知州王质的“期月”考量

孙友虎

“打响文化资源牌”之“淮南历史文化撷英” (第九季) 大型征文

宋仁宗景祐三年(1036年)酷暑，燥热难耐。

该年五月九日，天章阁待制、权知开封府范仲淹上《百官图》指贵宰相吕夷简用人不公，被贬知饶州(今江西鄱阳)。

时值朝廷严治“朋党”，士大夫多畏惧宰相权势，不敢为范仲淹送行，唯天章阁待制李紘、集贤校理王质毅然“载酒往饯。质又独留语数少”。有人以此责备王质，王质坦然回应：“希文贤者，得为朋党，幸矣。”因替范仲淹鸣不平，五月十五日，秘书丞、集贤校理余靖被贬为监筠州(今江西高安)酒税；十八日，太子中允、馆阁校勘尹洙被贬为监郢州(今湖北钟祥)酒税；二十一日，镇南节度掌书记、馆阁校勘欧阳修被贬为峡州夷陵令(今湖北宜昌夷陵区)……

这位“生平不苟宰腥，居之甚安”(沈括《梦溪笔谈》)的清廉知州，据范仲淹《王公墓志铭》载：“住守寿春郡。期月，改合肥郡。”《辞海》释“期月”为“一整月”或“一整年”，结合其治绩见效周期，此处应指“一整年”。因其“以治绩闻，号为异等”，在寿州仅一年即改知庐州(今安徽合肥)，欧阳修《王公神道碑铭》称：“求知吾民，徙庐州”；苏舜钦《王公行状》亦载：“又移庐州”。

值得留意的是，范仲淹、欧阳修在记述王质事迹时，对其寿州政绩着墨不多，似有未尽之隐。范仲淹言，自己未仕时即与王质相交，彼此为道义之交。后范仲淹子范纯仁娶王质女，两家结为姻亲。范仲淹赞王质“生相门，而弗骄弗华，以贫为宝”，并肯定其施政：“公为数郡，必清心以思治，行己以率下，首崇学校，以风化其人；有犯法非善于物者，必缓其狱，未始深文焉。求民之疾，虽处幽隐不遗；民之槁化，虽负势不避。此仁人之政，不亦平乎？故每去一州，则百姓号咷如赤子之慕慈母也。”欧阳修亦评：“公生累世富贵，而操履甚于寒士。性笃孝悌，厚于朋友，乐施与以贖人，而妻、子常不自给。视荣利淡若无意。平居苦疾病，勇然不自胜；及临事，介然有仁者之勇、君子之刚，乐人之善如己者。”

王质未及寿州任满即调职，或与石延年有关。孔平仲《谈苑》卷二载：“石曼卿，王氏婿也，以馆职通判海州，官满，载私盐两船至寿春，迁知州子野货之。时禁网宽罟，曼卿亦不为人所忌，于是市中公然卖学士盐。”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载：景祐二年(1035年)，“光禄寺丞、馆阁校勘石延年落职，通判海州”；康定元年(1040年)四月，“大理寺丞、秘阁校理石延年任河东路，同判置催课粮草”。《宋史·石延年传》：“光禄寺丞、馆阁校勘石延年落职，通判海州。久之，为秘阁校理，迁太子中允、同判登闻鼓院。”《江南通志·职官志》称其“通判海州，廉能有为，吏民悦服”。石延年通判海州(今江苏连云港)任期较长，而王质知寿州仅一年，故石延年赴寿州时应在海州任内，非“官满”之后。其曾为寿州西园作记(见宋祁文集)，亦可佐证。《谈苑》所叙“学士盐”之名存疑，因王质、石延年当时并未授学士职衔，或为后人追述之讹，其中细节仍有待考证，以还历史原貌。

王质约在景祐三年五六月间赴知寿州(今安徽寿县)。在任期间，他雷厉风行，主要推动三事：

一是整治刑狱舞弊。欧阳修《曾公致尧神道碑》载：“寿近京师，诸豪大商结交权贵，号为难治。”王质到任后，着力整饬刑狱。据苏舜钦《王公行状》载：“郡素号多讼，而邑所部送囚，虽重辟，往往伪易其名以上”，王质详核案情，“摘其滥奸，摘邑吏坐鞭而黜之，自是肃然。”

二是厘清户籍税务。宋代按城乡分坊郭户与乡村户，按有无田产分主户与客户，主户依财产分五等。寿州有杨、陈等大族，交通朝贵，影响户籍与赋税摊派。针对“多豪族”及“五等之

开。

在宇宙论上，他着眼于《假真训》，指出《淮南子》将宇宙生成分为“七个阶段”，实“本于《庄子·齐物论》”，特点在于“以自然演化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”。他还提到《天文训》《地形训》中关于天地生成与人物变化的内容，亦属宇宙论范畴。

在政治观方面，杨东莼见解较为独到。一方面指出《淮南子》主张“无为而治”，如《原道训》所言“万物固以自然，圣人又何事焉”；另一方面，又强调其并非完全因袭老、庄，而是融合多家思想，认为“其言不法先王，则哈论”《古代社会》《狄慈根哲学著作选》等。在《中国学术史讲话》中，他对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所撰的汉代道家巨著《淮南子》作了专门论述，其中一些观点至今仍具启发意义。

《中国学术史讲话》一书系统梳理中国学术源流与变迁，其对《淮南子》的探讨亦立足于学术史视角，注重把握思想发展脉络。杨东莼从学派属性、道论、宇宙论、政治观及天人感应说等方面，阐述了《淮南子》的历史价值。

在学派属性上，他沿袭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《淮南子》归为“杂家”的观点，认为“其性质与《吕氏春秋》同，也属于杂家”，并指出“它包罗万象，当得起杂家这一名称”。结合刘安在《要略》中对全书二十一篇的概述，他明确指出《淮南子》“是各派学术思想的混合物”。此论虽承旧说，新意不多，但强调其“混合物”特质，值得关注。

在道论方面，杨东莼以《原道训》为中心，认为《淮南子》与老、庄相似，也将“道”视为“宇宙万物所由生之理”。然其分析较为简略，未作深入展

开。

在宇宙论上，他着眼于《假真训》，指出《淮南子》将宇宙生成分为“七个阶段”，实“本于《庄子·齐物论》”，特点在于“以自然演化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”。他还提到《天文训》《地形训》中关于天地生成与人物变化的内容，亦属宇宙论范畴。

在政治观方面，杨东莼见解较为独到。一方面指出《淮南子》主张“无为而治”，如《原道训》所言“万物固以自然，圣人又何事焉”；另一方面，又强调其并非完全因袭老、庄，而是融合多家思想，认为“其言不法先王，则哈论”《古代社会》《狄慈根哲学著作选》等。在《中国学术史讲话》中，他对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所撰的汉代道家巨著《淮南子》作了专门论述，其中一些观点至今仍具启发意义。

《中国学术史讲话》一书系统梳理中国学术源流与变迁，其对《淮南子》的探讨亦立足于学术史视角，注重把握思想发展脉络。杨东莼从学派属性、道论、宇宙论、政治观及天人感应说等方面，阐述了《淮南子》的历史价值。

在学派属性上，他沿袭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《淮南子》归为“杂家”的观点，认为“其性质与《吕氏春秋》同，也属于杂家”，并指出“它包罗万象，当得起杂家这一名称”。结合刘安在《要略》中对全书二十一篇的概述，他明确指出《淮南子》“是各派学术思想的混合物”。此论虽承旧说，新意不多，但强调其“混合物”特质，值得关注。

在道论方面，杨东莼以《原道训》为中心，认为《淮南子》与老、庄相似，也将“道”视为“宇宙万物所由生之理”。然其分析较为简略，未作深入展

开。

在宇宙论上，他着眼于《假真训》，指出《淮南子》将宇宙生成分为“七个阶段”，实“本于《庄子·齐物论》”，特点在于“以自然演化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”。他还提到《天文训》《地形训》中关于天地生成与人物变化的内容，亦属宇宙论范畴。

在政治观方面，杨东莼见解较为独到。一方面指出《淮南子》主张“无为而治”，如《原道训》所言“万物固以自然，圣人又何事焉”；另一方面，又强调其并非完全因袭老、庄，而是融合多家思想，认为“其言不法先王，则哈论”《古代社会》《狄慈根哲学著作选》等。在《中国学术史讲话》中，他对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所撰的汉代道家巨著《淮南子》作了专门论述，其中一些观点至今仍具启发意义。

《中国学术史讲话》一书系统梳理中国学术源流与变迁，其对《淮南子》的探讨亦立足于学术史视角，注重把握思想发展脉络。杨东莼从学派属性、道论、宇宙论、政治观及天人感应说等方面，阐述了《淮南子》的历史价值。

在学派属性上，他沿袭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《淮南子》归为“杂家”的观点，认为“其性质与《吕氏春秋》同，也属于杂家”，并指出“它包罗万象，当得起杂家这一名称”。结合刘安在《要略》中对全书二十一篇的概述，他明确指出《淮南子》“是各派学术思想的混合物”。此论虽承旧说，新意不多，但强调其“混合物”特质，值得关注。

在道论方面，杨东莼以《原道训》为中心，认为《淮南子》与老、庄相似，也将“道”视为“宇宙万物所由生之理”。然其分析较为简略，未作深入展

开。

在宇宙论上，他着眼于《假真训》，指出《淮南子》将宇宙生成分为“七个阶段”，实“本于《庄子·齐物论》”，特点在于“以自然演化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”。他还提到《天文训》《地形训》中关于天地生成与人物变化的内容，亦属宇宙论范畴。

在政治观方面，杨东莼见解较为独到。一方面指出《淮南子》主张“无为而治”，如《原道训》所言“万物固以自然，圣人又何事焉”；另一方面，又强调其并非完全因袭老、庄，而是融合多家思想，认为“其言不法先王，则哈论”《古代社会》《狄慈根哲学著作选》等。在《中国学术史讲话》中，他对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所撰的汉代道家巨著《淮南子》作了专门论述，其中一些观点至今仍具启发意义。

《中国学术史讲话》一书系统梳理中国学术源流与变迁，其对《淮南子》的探讨亦立足于学术史视角，注重把握思想发展脉络。杨东莼从学派属性、道论、宇宙论、政治观及天人感应说等方面，阐述了《淮南子》的历史价值。

在学派属性上，他沿袭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《淮南子》归为“杂家”的观点，认为“其性质与《吕氏春秋》同，也属于杂家”，并指出“它包罗万象，当得起杂家这一名称”。结合刘安在《要略》中对全书二十一篇的概述，他明确指出《淮南子》“是各派学术思想的混合物”。此论虽承旧说，新意不多，但强调其“混合物”特质，值得关注。

在道论方面，杨东莼以《原道训》为中心，认为《淮南子》与老、庄相似，也将“道”视为“宇宙万物所由生之理”。然其分析较为简略，未作深入展

开。

在宇宙论上，他着眼于《假真训》，指出《淮南子》将宇宙生成分为“七个阶段”，实“本于《庄子·齐物论》”，特点在于“以自然演化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”。他还提到《天文训》《地形训》中关于天地生成与人物变化的内容，亦属宇宙论范畴。

在政治观方面，杨东莼见解较为独到。一方面指出《淮南子》主张“无为而治”，如《原道训》所言“万物固以自然，圣人又何事焉”；另一方面，又强调其并非完全因袭老、庄，而是融合多家思想，认为“其言不法先王，则哈论”《古代社会》《狄慈根哲学著作选》等。在《中国学术史讲话》中，他对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所撰的汉代道家巨著《淮南子》作了专门论述，其中一些观点至今仍具启发意义。

《中国学术史讲话》一书系统梳理中国学术源流与变迁，其对《淮南子》的探讨亦立足于学术史视角，注重把握思想发展脉络。杨东莼从学派属性、道论、宇宙论、政治观及天人感应说等方面，阐述了《淮南子》的历史价值。

在学派属性上，他沿袭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《淮南子》归为“杂家”的观点，认为“其性质与《吕氏春秋》同，也属于杂家”，并指出“它包罗万象，当得起杂家这一名称”。结合刘安在《要略》中对全书二十一篇的概述，他明确指出《淮南子》“是各派学术思想的混合物”。此论虽承旧说，新意不多，但强调其“混合物”特质，值得关注。

从陈城出发的时候，太子熊完还是一个青涩少年，而今他已是一个稳重青年。

黄歇又何尝不是？从陈城出发的时

他们的目光透过窗棂，目之所及，皆是咸阳上空的漫天风雪。